舊唐書/卷1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方伎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九十二
列傳第一百四十二　隱逸

► 列女

序

前代賁丘園，招隱逸，所以重貞退之節，息貪競之風。故蒙叟矯《讓王》之篇，玄晏立高人之傳，箕、潁之跡，粲然可觀。而漢二龔之流，乃心王室，不事莽朝，忍渴盜泉，本非絕俗，甚可嘉也。皇甫謐、陶淵明慢世逃名，放情肆誌，逍遙泉石，無意於出處之間，又其善也。即有身在江湖之上，心遊魏闕之下，托薜蘿以射利，假巖壑以釣名，退無肥遁之貞，進乏濟時之具，《山移》見誚，海鳥興譏，無足多也。阮嗣宗傲世佯狂，王無功嗜酒放蕩，才不足而智有余，傷其時而晦其用，深識之士也。高宗天後，訪道山林，飛書巖穴，屢造幽人之宅，堅回隱士之車。而遊巖、德義之徒，所高者獨行；盧鴻一、承禎之比，所重者逃名。至於出處語默之大方，未足與議也。今存其舊說，以備雜篇。

王績

王績，字無功，絳州龍門人。少與李播、呂才為莫逆之交。隋大業中，應孝悌廉潔舉，授揚州六合縣丞。非其所好，棄官還鄉里。績河渚中先有田數頃，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，服食養性，績重其真素，願與相近，乃結廬河渚，以琴酒自樂。嘗遊北山，因為《北山賦》以見誌，詞多不載。

績嘗躬耕於東皐，故時人號東皐子。或經過酒肆，動經數日，往往題壁作詩，多為好事者諷詠。貞觀十八年卒。臨終自克死日，遺命薄葬，兼預自為墓誌。有文集五卷。又撰《隋書》，未就而卒。

兄通，字仲淹，隋大業中名儒，號文中子，自有傳。

田遊巖

田遊巖，京兆三原人也。初，補太學生，後罷歸，遊於太白山。每遇林泉會意，輒留連不能去。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誌，與遊巖同遊山水二十余年。後入箕山，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，自稱「許由東鄰」。調露中，高宗幸嵩山，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。遊巖山衣田冠出拜，帝令左右扶止之。謂曰：「先生養道山中，比得佳否？」遊巖曰：「臣泉石膏肓，煙霞痼疾，既逢聖代，幸得逍遙。」帝曰：「朕今得卿，何異漢獲四皓乎？」薛元超曰：「漢高祖欲廢嫡立庶，黃、綺方來，豈如陛下崇重隱淪，親問巖穴！」帝甚歡，因將遊巖就行宮，並家口給傳乘赴都，授崇文館學士，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。帝後將營奉天宮於嵩山，遊巖舊宅，先居宮側。特令不毀，仍親書題額懸其門，曰「隱士田遊巖宅」。文明中，進授朝散大夫，拜太子洗馬，垂拱初，坐與裴炎交結，特放還山。

史德義

史德義，蘇州昆山人也。咸亨初，隱居武丘山，以琴書自適。或騎牛帶瓢，出入郊郭廛市，號為逸人。高宗聞其名，征赴洛陽。尋稱疾東歸。公卿已下，皆賦詩餞別，德義亦以詩留贈，其文甚美。天授初，江南道宣勞使、文昌左丞周興表薦之，則天征赴都，詔曰：「蘇州隱士史德義，誌尚虛玄，業履貞確，謙沖彰於裏驃，孝友表於閨庭。固辭征辟，長往嚴陵之瀨；多謝簪裾，高蹈愚公之谷。博聞強識，說《禮》敦《詩》，繕性丘園，甘心畎畝。朕承天革命，建極開階，寤寐星雲，物色林壑。順禎期而捐薜帶，應休運而解荷裳；粵自海隅，來遊魏闕，行藏之理斯得，去就之節無違。風操可嘉，啟沃攸佇，特宜優獎，委以諫曹。可朝散大夫。」後周興伏誅，德義坐為所薦免官。以朝散大夫放歸丘壑，自此聲譽稍減於隱居之前。

王友貞

王友貞，懷州河內人也。父知敬，則天時麟臺少監，以工書知名。友貞弱冠時，母病篤，醫言唯啖人肉乃差。友貞獨念無可求治，乃割股肉以飴親，母病尋差。則天聞之，令就其家驗問，特加旌表。友貞素好學，讀《九經》皆百遍，訓誨子弟，如嚴君焉。口不言人過，尤好釋典；屏絕羶亶味，出言未曾負諾，時論以為真君子也。

長安年，歷任長水令。後罷歸田裏。中宗在春宮，召為司議郎，不就。神龍初，又拜太子中舍，仍令所司以禮征赴。及至，固以疾辭。詔曰：

敦夷齊之行，可以激貪；尚顏閔之道，用能勸俗。新除太子中舍人王友貞，德義泉藪，人倫茂異，孝始於事親，信表於行己。富有文史，廉於財貨，久歷官政，累聞課績。有古人之風，保君子之德。乃抗誌塵外，棲情物表，深歸解脫之門，誓守薰修之誡。頃加征命，作護儲闈，固在辭榮，累陳情懇。堅持淨義，不登於車服；惟悅禪綱，味靡求於珍饌。朕方崇獎廉退，懲抑澆浮，雖思廊廟之賢，豈違山林之願，宜加優秩，仍遂雅懷。可太子中舍人員外置，給全祿以畢其身，任其在家修道。仍令所在州縣存問，四時送祿至其住所。

玄宗在東宮，又表請禮征之，以年老，竟辭疾不赴。年九十余，開元四年卒。時下制曰：「貴德尊賢，飾終念遠，此聖人所以治天下、厚風俗也。王友貞稟氣元精，遊心大樸。孝惟不匱，獨貫於神明；道則難名，高謝於人代。言念錫類，方期鎮俗，遽爾雕殂，良深湣悼。生無大位，雖隔外臣之儀，歿有余榮，宜贈上卿之服。可贈銀青光祿大夫，仍委本縣令長特加吊祭。」

盧鴻一

盧鴻一，字浩然，本范陽人，徙家洛陽。少有學業，頗善籀篆楷隸，隱於嵩山。開元初，遣幣禮再征不至。五年，下詔曰：

朕以寡薄，忝膺大位。嘗恨玄風久替，淳化未升，每用翹想遺賢，冀聞上皇之訓。以卿黃中通理，鉤深詣微，窮太一之道，踐中庸之德，確乎高尚，足侔古人。故比下征書，佇諧善績，而每輒托辭，拒違不至。使朕虛心引領，於今數年，雖得素履幽人之貞，而失考父滋恭之命。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耶？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？禮有大倫，君臣之義，不可廢也！今城闕密邇，不足為難，便敕賫束帛之貺，重宣斯旨，想有以翻然易節，副朕意焉！

鴻一赴征。六年，至東都，謁見不拜。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，奏曰：「臣聞老君言，禮者，忠信之所薄，不足可依。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。」上別召升內殿，賜之酒食。詔曰：「盧鴻一應辟而至，訪之至道，有會淳風，舉逸人，用勸天下。特宜授諫議大夫。」鴻一固辭，又制曰：

昔在帝堯，全許由之節；糸面惟大禹，聽伯成之高。則知天子有所不臣，諸侯有所不友，《遁》之時義大矣哉！嵩山隱士盧鴻一，抗跡幽遠，凝情篆素；隱居以求其誌，行義以達其道；雲臥林壑，多歷年載。傳不雲乎：「舉逸人，天下之人歸心焉。」是乃飛書巖穴，備禮征聘，方佇獻替，式弘政理。而矯然不群，確乎難拔，靜已以鎮其操，洗心以激其流，固辭榮寵，將厚風俗，不降其誌，用保厥躬。會稽嚴陵，未可名屈；太原王霸，終以病歸。宜以諫議大夫放還山。歲給米百碩、絹五十匹，充其藥物，仍令府縣送隱居之所。若知朝廷得失，具以狀聞。

將還山，又賜隱居之服，並其草堂一所，恩禮甚厚。

王希夷

王希夷，徐州滕縣人也。孤貧好道。父母終，為人牧羊，收傭以供葬。葬畢，隱於嵩山，師道士黃頤，向四十年，盡能傳其閉氣導養之術。頤卒，更居兗州徂來山中，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之友。好《易》及《老子》，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。

景龍中，年七十余，氣力益壯。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，因訪以字人之術，希夷曰：「孔子稱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，可以終身行之矣。」及玄宗東巡，敕州縣以禮征，召至駕前，年已九十六。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，宦官扶入宮中，與語甚悅。

開元十四年，下制曰：「徐州處士王希夷，絕學棄智，抱一居貞，久謝囂塵，獨往林壑。朕為封巒展禮，側席旌賢，賁然來思，克應嘉召。雖紆綺季之跡，已過伏生之年，宜命秩以尊儒，俾全高於尚齒。可朝散大夫，守國子博士，聽致仕還山。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，仍賜衣一副、絹一百匹。」尋壽終。

自則天、中宗已後，有蒲州人衛大經、邢州人李元愷，皆潔誌不仕；蒲州人王守慎、常州人徐仁紀、潤州人孫處玄，皆退身辭職，為時所稱。

衛大經

衛大經者，篤學善《易》，口無二言。則天降詔征之，辭疾不赴。與魏州人夏侯乾童有舊，聞乾童母卒，徒步往吊之。鄉人止之曰：「當夏溽暑，豈可步涉千里，致書可也。」大經曰：「尺書無能盡意。」遂行。至魏州，會乾童出行，大經造門設席，行吊禮，不訊其家人而還。開元初，畢構為刺史，謂解令孔慎言曰：「衛生德厚，宜有旌異。古人式幹木之閭，禮賢故也。」慎言造門就謁，時大經已年老，辭疾不見。嘗預筮死日，鑿墓自為誌文，果如筮而終。

李元愷

李元愷者，博學善天文律歷，然性恭慎，口未嘗言人之過。鄉人宋璟，年少時師事之。及璟作相，使人遺元愷束帛，將薦舉之，皆拒而不答。景龍中，元行沖為洺州刺史，邀元愷至州，問以經義，因遺衣服。元愷辭曰：「微軀不宜服新麗，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。」行沖乃以泥塗汙而與之，不獲已而受。及還，乃以己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沖，曰：「義不受無妄之財。」先是，定州人崔元鑒明《三禮》，鄉人張易之寵幸用事，薦之。起家拜朝散大夫，致仕於家，在鄉請半祿。元愷誚之曰：「無功受祿，災也。」元愷年八十余，壽終。

王守慎

王守慎者，有美名。垂拱中為監察御史。時羅織事起，守慎舅秋官侍郎張知默推詔獄，奏守慎同知其事，守慎以疾辭，因請為僧。則天初甚怪之；守慎陳情，詞理甚高，則天欣然從之，賜號法成。識鑒高雅，為時賢所重。以壽終。

徐仁紀

徐仁紀者，聖歷中征拜左拾遺。三上書論得失，不納。謂人曰：「三諫不聽，可去矣！」遂移病歸鄉里。神龍初，宣慰使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，又征拜左補闕。三上書，又不省，乃詣執政求出。俄授靈昌令。妻子不之官，廨舍唯衣履及書疏而已，余無所蓄。

孫處玄

孫處玄，長安中征為左拾遺。頗善屬文，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。神龍初，功臣桓彥範等用事，處玄遺彥範書，論時事得失，彥範竟不用其言，乃去官還鄉里。以病卒。

白履忠

白履忠，陳留浚儀人也。博涉文史。嘗隱居於古大梁城，時人號為梁丘子。景雲中，征拜校書郎。尋棄官而歸。

開元十年，刑部尚書王誌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，貞苦守操，有古人之風，堪代褚無量、馬懷素入閣侍讀。十七年，國子祭酒楊瑒箋又表薦履忠堪為學官，乃征赴京師。及至，履忠辭以老病，不任職事。詔曰：「處士前秘書省校書郎白履忠，學優緗簡，道賁丘園，探賾以見其微，隱居能達其誌。故以汲引洙、泗，物色夷門，素風自高，玄冕非貴。几杖雲暮，章秩宜加，俾承禮命之優，式副寵賢之美。可朝散大夫。」

履忠尋表請還鄉，手詔曰：「孝悌立身，靜退放俗，年過從耄，不雜風塵。盛德予聞，通班是錫，豈惟旌賁山藪，實欲獎勸人倫。且遊上京，徐還故裏。」乃停留數月而歸。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：「吾子家室屢空，竟不沾鬥米匹帛，雖得五品，何益於實也？」履忠欣然曰：「往歲契丹入寇，家家盡著括排門夫，履忠特以少讀書籍，縣司放免，至今惶愧。今雖不得，且是吾家終身高臥，免徭役，豈易得也！」尋壽終。著《三玄精辯論》一卷，註《老子》及《黃庭內景經》，有文集十卷。

王遠知

道士王遠知，瑯邪人也。祖景賢，梁江州刺史。父曇選，陳揚州刺史。遠知母，梁駕部郎中丁超女也。嘗晝寢，夢靈鳳集其身，因而有娠，又聞腹中啼聲，沙門寶誌謂曇選曰：「生子當為神仙之宗伯也。」

遠知少聰敏，博綜群書。初入茅山，師事陶弘景，傳其道法。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。陳主聞其名，召入重陽殿，令講論，甚見嗟賞。及隋煬帝為晉王，鎮揚州，使王子相、柳顧言相次召之。遠知乃來謁見，斯須而鬚髮變白，晉王懼而遣之，少頃又復其舊。煬帝幸涿郡，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，遠知見於臨朔宮，煬帝親執弟子之禮，敕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。及幸揚州，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，煬帝不從。

高祖之龍潛也，遠知嘗密傳符命。武德中，太宗平王世充，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。遠知迎謂曰：「此中有聖人，得非秦王乎？」太宗因以實告。遠知曰：「方作太平天子，願自惜也。」太宗登極，將加重位，固請歸山。至貞觀九年，敕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，並度道士二十七人。降璽書曰：「先生操履夷簡，德業沖粹，屏棄塵雜，棲誌虛玄，吐故納新，食芝餌術，念眾妙於三清之表，返華發於百齡之外，道邁前烈，聲高自古。非夫得秘訣於金壇，受幽文於玉笈者，其孰能與此乎！朕昔在藩朝，早獲問道，眷言風範，無忘寤寐。近覽來奏，請歸舊山，已有別敕，不違高誌，並許置觀，用表宿心。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，所營棟宇，何當就功？佇聞委曲，副茲引領。近已令太史薛頤等往詣，令宣朕意。」

其年，遠知謂弟子藩師正曰：「吾見仙格，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，不得白日升天。見署少室伯，將行在即。」翌日，沐浴，加冠衣，焚香而寢。卒，年一百二十六歲。調露二年，追贈遠知太中大夫，謚曰升真先生。則天臨朝，追贈金紫光祿大夫。天授二年，改謚曰升玄先生。

潘師正

潘師正，趙州贊皇人也。少喪母，廬於墓側，以至孝聞。大業中，度為道士，師事王遠知，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箓授之。師正清淨寡欲，居於嵩山之逍遙谷，積二十余年，但服松葉飲水而已。高宗幸東都，因召見與語，問師正：「山中有何所須？」師正對曰：「所須松樹清泉，山中不乏。」高宗與天後甚尊敬之，留連信宿而還。尋敕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，嶺上別起精思觀以處之。初置奉天宮，帝令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，號曰仙遊門；又於苑北面置尋真門，皆為師正立名焉。時太常奏新造樂曲，帝又令以《祈仙》、《望仙》、《翹仙》為名。前後贈詩，凡數十首。

師正以永淳元年卒，時年九十八。高宗及天後追思不已，贈太中大夫，賜謚曰體玄先生。

劉道合

道士劉道合者，陳州宛丘人。初與潘師正同隱於嵩山。高宗聞其名，令於隱所置太一觀以居之。召入宮中，深尊禮之。及將封太山，屬久雨，帝令道合於儀鸞殿作止雨之術，俄而霽朗，帝大悅。又令道合馳傳先上太山，以祈福祐。前後賞賜，皆散施貧乏，未嘗

有所蓄積。

高宗又令道合合還丹，丹成而上之。咸亨中，卒。及帝營奉天宮，遷道合之殯室，弟子開棺將改葬，其屍惟有空皮，而背上開拆，有似蟬蛻，盡失其齒骨，眾謂屍解。高宗聞之，不悅，曰：「劉師為我合丹，自服仙去。其所進者，亦無異焉！」

司馬承禎

道士司馬承禎，字子微。河內溫人，周晉州刺史、瑯邪公裔玄孫。少好學，薄於為吏，遂為道士。事潘師正，傳其符箓及辟谷導引服餌之術。師正特賞異之，謂曰：「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，至汝四葉矣。」承禎嘗遍遊名山，乃止於天臺山。則天聞其名，召至都，降手敕以贊美之。及將還，敕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。

景雲二年，睿宗令其兄承祎就天臺山追之至京，引入宮中，問以陰陽術數之事。承禎對曰：「道經之旨：『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』且心目所知見者，每損之尚未能已，豈復攻乎異端，而增其智慮哉！」帝曰：「理身無為，則清高矣！理國無為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國猶身也。《老子》曰：『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無私焉，而天下理。』《易》曰：『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。』是知天不言而信，不為而成。無為之旨，理國之道也。」睿宗嘆息曰：「廣成之言，即斯是也！」承禎固辭還山，仍賜寶琴一張，及霞紋帔而遣之，朝中詞人贈詩者百余人。

開元九年，玄宗又遣使迎入京，親受法箓，前後賞賜甚厚。十年，駕還西都，承禎又請還天臺山，玄宗賦詩以遣之。十五年，又召至都。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，置壇室以居焉。承禎因上言：「今五嶽神祠，皆是山林之神，非正真之神也。五嶽皆有洞府，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，山川風雨，陰陽氣序，是所理焉。冠冕章服，佐從神仙，皆有名數。請別立齋祠之所。」玄宗從其言，因敕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，其形象制度，皆令承禎推按道經，創意為之。

承禎頗善篆隸書，玄宗令以三體寫《老子經》，因刊正文句，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奏上之。以承禎王屋所居為陽臺觀，上自題額，遣使送之。賜絹三百匹，以充藥餌之用。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其所居，修金箓齋，復加以錫賚。

是歲，卒於王屋山，時年八十九。其弟子表稱；「死之日，有雙鶴饒壇，及白雲從壇中

湧出，上連於天，而師容色如生。」玄宗深嘆之，乃下制曰：「混成不測，入寥自化。雖獨立有象，而至極則冥。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，心依道勝，理會玄遠，遍遊名山，密契仙洞。存觀其妙，逍遙得意之場；亡復其根，宴息無何之境。固以名登真格，位在靈官。林壑未改，遐霄已曠；言念高烈，有愴於懷。宜贈徽章，用光丹篆。可銀青光祿大夫，號真一先生。」仍為親制碑文。

吳筠

吳筠，魯中之儒士也。少通經，善屬文，舉進士不第。性高潔，不奈流俗。乃入嵩山，依潘師正為道士，傳正一之法，苦心鉆仰，乃盡通其術。開元中，南遊金陵，訪道茅山。久之，東遊天臺。

筠尤善著述，在剡與越中文士為詩酒之會，所著歌篇，傳於京師。玄宗聞其名，遣使征之。既至，與語甚悅，令待詔翰林。帝問以道法，對曰：「道法之精，無如五千言，其諸枝詞蔓說，徒費紙劄耳！」又問神仙修煉之事，對曰：「此野人之事，當以歲月功行求之，非人主之所宜適意。」每與緇黃列坐，朝臣啟奏，筠之所陳，但名教世務而已，間之以諷詠，以達其誠。玄宗深重之。

天寶中，李林甫、楊國忠用事，綱紀日紊。筠知天下將亂，堅求還嵩山。累表不許，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。祿山將亂，求還茅山，許之。既而中原大亂，江淮多盜，乃東遊會稽。嘗於天臺剡中往來，與詩人李白、孔巢父詩篇酬和，逍遙泉石，人多從之。竟終於越中。文集二十卷，其《玄綱》三篇、《神仙可學論》等，為達識之士所稱。

筠在翰林時，特承恩顧，由是為群僧之所嫉。驃騎高力士素奉佛，嘗短筠於上前，筠不悅，乃求還山。故所著文賦，深詆釋氏，亦為通人所譏。然詞理宏通，文彩煥發，每制一篇，人皆傳寫。雖李白之放蕩，杜甫之壯麗，能兼之者，其唯筠乎！

孔述睿

孔述睿，趙州人也。曾祖昌宇，膳部郎中。祖舜，監察御史。父齊參，寶鼎令。述睿少與兄克符、弟克讓，皆事親以孝聞。既孤，俱隱於嵩山。述睿好學不倦，大歷中，轉運使劉晏累表薦述睿有顏、閔之行，遊、夏之學。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征之。轉國子博士，歷遷尚書司勛員外郎、史館修撰。述睿每加恩命，暫至朝廷謝恩，旬日即辭疾，卻歸舊

隱。

德宗踐祚，以諫議大夫銀章硃綬，命河南尹趙惠伯賫詔書、玄纁束帛，就嵩山以禮征聘。述睿既至，召對於別殿，特賜第宅，給以廄馬，兼為皇太子侍讀。旬日後累表固辭，依前乞還舊山。詔報之曰：「卿懷伊摯匡時之道，有廣成嘉遁之風。養素丘園，屢辭命秩。朕以峒山問道，渭水求師，亦何必務執勞謙，固求退讓！無違朕旨，且啟乃心。」述睿既懇辭不獲，方就職。久之，改秘書少監，兼右庶子，再加史館修撰。述睿精於地理，在館乃重修《地理志》，時稱詳究。

而又性謙和退讓，與物無競，每親朋集會，嘗恂恂然似不能言者，人皆敬之。時令狐峘亦充修撰，與述睿同職，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，述睿皆讓之，竟不與爭，時人稱為長者。

貞元四年，命賫詔並禦饌、衣服數百襲，往平涼盟會處祭陷歿將士骸骨，以述睿性精愨故也。九年，以疾上表，請罷官。詔不許，報之曰：「朕以卿德重朝端，行敦風俗，不言之教，所賴攸深，未依來請，想宜悉也。」

述睿再三上表，方獲允許，乃以太子賓客賜紫金魚袋致仕，放還鄉里。仍賜帛五十匹，衣一襲。故事，致仕還鄉者皆不給公乘，德宗優寵儒者，特命給而遣之。貞元十六年九月卒，年七十一。贈工部尚書。子敏行。

子 敏行

敏行，字至之，舉進士，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。呂元膺廉問嶽鄂，辟為賓佐。丁母憂而罷。後元膺為東都留守，移鎮河中。敏行皆從之。十四年，入為右拾遺，遷左補闕。長慶中，為起居郎，改左司員外郎，歷司勛郎中，充集賢殿學士，遷吏部郎中，俄拜諫議大夫。上疏論興元監軍楊叔元陰激募卒為亂，殺節度使李絳。人不敢發其事，敏行上表極諍之，故叔元得罪，時論稱美。

敏行名臣之子，少而修潔，為人所稱；及遊宦，與當時豪俊為友。雖名華為一時冠，而貞規雅操，與父遠矣。大和九年正月卒，年四十九，贈尚書工部侍郎。

陽城

陽城，字亢宗，北平人也。代為宦族。家貧不能得書，乃求為集賢寫書吏，竊官書讀之，晝夜不出房；經六年，乃無所不通。既而隱於中條山。遠近慕其德行，多從之學。閭裏相訟者，不詣官府，詣城請決。陝虢觀察使李泌聞其名，親詣其裏訪之，與語甚悅。泌為宰相，薦為著作郎。德宗令長安縣尉楊寧賫束帛詣夏縣所居而召之，城乃衣褐赴京，上章辭讓。德宗遣中官持章服衣之，而後詔，賜帛五十匹。尋遷諫議大夫。

初未至京，人皆想望風彩，曰：「陽城山人能自刻苦，不樂名利，今為諫官，必能以死奉職。」人鹹畏憚之。及至，諸諫官紛紜言事，細碎無不聞達，天子益厭苦之。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，人莫能窺其際，皆以虛名譏之。有造城所居，將問其所以者。城望風知其意，引之與坐，輒強以酒。客辭，城輒引自飲；客不能已，乃與城酬酢。客或時先醉，臥席上，城或時先醉，臥客懷中，不能聽客語。約其二弟云：「吾所得月俸，汝可度吾家有幾口，月食米當幾何，買薪、菜、鹽凡用幾錢，先具之，其余悉以送酒媪，無留也。」未嘗有所蓄積。雖所服用有切急不可闕者，客稱某物佳可愛，城輒喜，舉而授之。有陳某者，候其始請月俸，常往稱其錢帛之美，月有獲焉。

時德宗在位，多不假宰相權，而左右得以因緣用事。於是裴延齡、李齊運、韋渠牟尋以奸佞相次進用，誣譖時宰，毀詆大臣，陸贄等鹹遭枉黜，無敢救者。城乃伏閤上疏，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奸佞，贄等無罪。德宗大怒，召宰相入議，將加城罪。時順宗在東宮，為城獨開解之，城賴之獲免。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，趨往，至延英門，大言賀曰：「朝廷有直臣，天下必太平矣！」乃造城及王仲舒等曰：「諸諫議能如此言事，天下安得不太平？」已而連呼「太平，太平」。

萬福武人，年八十余，自此名重天下。時朝夕欲相延齡，城曰：「脫以延齡為相，城當取白麻壞之。」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。

城既至國學，乃召諸生，告之曰：「凡學者所以學，為忠與孝也。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？」明日，告城歸養者二十余人。

有薛約者，嘗學於城，性狂躁，以言事得罪，徙連州，客寄無根蒂。臺吏以蹤跡求得之於城家。城坐臺吏於門，與約飲酒訣別，涕泣送之郊外。德宗聞之，以城黨罪人，出為道州刺史。太學生王魯卿、季儥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，經數日，吏遮止之，疏不得上。

在道州，以家人法待吏人，宜罰者罰之，宜賞者賞之，不以簿書介意。道州土地產民多

矮，每年常配鄉戶，竟以其男號為「矮奴」。城下車，禁以良為賤，又憫其編甿歲有離異之苦，乃抗疏論而免之，自是乃停其貢。民皆賴之，無不泣荷。前刺史有贓罪。觀察使方推鞫之，吏有幸於前刺史者，拾其不法事以告，自為功，城立杖殺之。賦稅不登，觀察使數加誚讓。州上考功第，城自署其第曰：「撫字心勞，征科政拙，考下下。」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，至州，怪城不出迎，以問州吏。吏曰：「刺史聞判官來，以為有罪，自囚於獄，不敢出。」判官大驚，馳入謁城於獄，曰：「使君何罪！某奉命來候安否耳。」留一二日未去，城因不復歸館；門外有故門扇橫地，城晝夜坐臥其上，判官不自安，辭去。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，他判官義不欲按，乃載妻子行，中道而自逸。

順宗即位，詔征之，而城已卒。士君子惜之，是歲四月，賜其家錢二百貫文，仍令所在州縣給遞，以喪歸葬焉。

崔覲

崔覲，梁州城固人。為儒不樂仕進，以耕稼為業。老而無子，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，令各為生業。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，家事不問。約奴婢遞過其舍，至則供給酒食而已。夫婦林泉相對，以嘯詠自娛。山南西道節度使鄭余慶高其行，辟為節度參謀，累邀方至府第。為吏無方略，苦不達人事，余慶以長者優容之。太和八年，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，得召見，文宗便殿訪以時事。直方亦興元人，與覲城固山為鄰，是日因薦覲有高行，詔以起居郎征之。覲辭疾不起。卒於山。

贊曰：高士忘懷，不隱不顯。依隱釣名，真風漸鮮。結廬泉石，投紱市朝。心無出處，是曰逍遙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